



“浅”而“实”与民族国家认同

朱晓阳

摘要:文章认为在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讨论上,采用“厚概念(thick concept)”,即从文明/文化及其历史甚或“心理”等来谈论民族国家作为共同体,容易陷入“混乱”。文章建议先面对“民族国家”这个实体及其相关实践做法,即从“浅概念(thin concept)的角度处理与民族国家有关的核心问题。文章认为,从浅而实的角度理解民族国家及其事项,能够以有共度性的视角处理与其他国家相冲抵的问题,例如领土、法治和人权等。相反,若强调文化认同则导致无法在一般民族国家都要处理的问题上寻得对话的共同轨道。

关键词:浅概念;民族国家认同;本体政治

中图分类号:C9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22)01-0031-04

本文不直接讨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问题,而是先面对“民族国家”这个实体及其相关实践做法,然后再迂回来解决文化认同问题。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从文化认同入手不仅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更重要的是,从这样的路径,谈来谈去不能解决核心问题。什么是核心问题?那就是民族国家统一、民族国家认同和现代国家治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从文化认同切入只会导致更多分歧。以下是我的看法。

我建议将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浅概念(thin concept)”或实概念及相应的实践来思考。这个概念是借自道德哲学领域。在那里有厚/深概念(thick concept)和浅/薄概念之分^①。这对概念也与格尔兹的“厚描”(thick description)有关。事实上格尔兹的厚描是来自哲学家赖尔关于厚描与浅描的论述。在赖尔那里浅描仅涉及“行为”。道德哲学家威廉姆斯在使用厚和浅概念时,被认为是受到赖尔和格尔兹的影响。我在这里使用浅概念是想用它来描述与

收稿日期 2021-07-18

作者简介 朱晓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员,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1)。

①“厚概念”这一名称起源于伯纳德·威廉姆斯的《伦理学和哲学的局限》(Bernard Williams, *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威廉姆斯似乎从吉尔伯特·赖尔引入的“厚描”,再由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引入人类学,从而得到“厚”的标签。在伦理哲学领域,评价性术语和概念通常分为“薄”和“厚”。“我们不仅评价行为和人的好坏、对错,还评价善良、勇敢、机智、自私、粗鲁和残忍。后者是厚概念的例子,其总类包括慷慨和自私等美德和罪恶概念,精明和轻率等实用概念,开放和轻信等认识概念,以及平庸和亲切等审美概念。”(《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的相应词条)威廉姆斯将厚概念的应用描述为“行动-导向”(action guiding)和“世界-导向”(world guiding):它们的应用取决于世界的方式,“如果运用这类概念,它们通常会为某人提供行动的理由”(Williams 1985: 140)相比之下,薄概念的应用应该是纯粹的行动-导向而不是世界-导向。但道德现实主义者会认为薄概念的应用也是世界-导向的:一个薄概念是否真正使用则取决于客观价值存在的世界如何。但关于道德厚/薄概念的争论较多,可参见 Simon Kirchin, *Thick Concepts*,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May 2013, <https://oxford.universitypressscholarship.com/view/10.1093/acprof:oso/9780199672349.001.0001/acprof-9780199672349>. 访问日期:2021-07-15.



指导人的行为有关的民族国家实践。我认为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最终要落实在“行为-指导”这个层面,在这里互相交接的应当是浅概念。

这与当下大多数人类学和民族学的预设相反。这些论说虽然不使用“浅/厚概念”这样的词,但实际上是将其作为厚概念(thick concept)来谈论,即从文明/文化及其历史甚或“心理”等来谈论民族国家作为共同体^①,然后推衍到诸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等。例如1939年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说法,以及围绕这一立论的讨论和争议^[1]。顾颉刚的立论最终将中华民族建立在其希望的“心理的统一”。就此而言,这也是一种厚概念。这就使本应当将“中华民族是一个”落实在浅处的立论,陷入了混乱。

这种思路会将民族国家认同与历史、文明/文化认同等捆绑起来,并试图建立民族国家认同与文明/文化之间的基本联系,或如张小军教授主张的“差序格局”式联系。简言之,本文不遵循这样的思路,而是将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当作一个较薄/浅的概念及其事实层面^②。

从这样的预设出发,首先民族国家是一个政治实在。这里的“政治”也非传统政治视角的概念,而是本体性政治^③。就本文而言,首先,本体性政治的着眼点是与身体和空间有关的活动,是与表征政治所强调的自我表现不一样的。其次,要将民族国家定位成近代崛起的现象,定位成政治实体,不应当过多强调文化背景,特别是表征文化差异等。因此,认同的问题应当在“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浅概念及其相关事项之下谈论。如何将民族国家作为浅概念讨论,可以以吉登斯关于民族国家的研究和福柯的“生命政治”论说为例。

一般会认为欧洲的民族国家来自绝对主义国家,即从17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始^④。从此以后民族国家是一个任何政治势力都要与之或搏力或勾连或谈判或另立的地缘实体。在此基础上形成主权、领土,军事,法制/法治和内部绥靖的现代民族国家。这是吉登斯的看法。他还认为:民族国家的形成是(西方)近现代史上的一种非连贯性现象^[2]。吉登斯关于民族国家的看法应当是受到福柯的影响。

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等著述中,以生命政治为概念,对欧洲的同时期做过谱系学式的分析。福柯的一个启示是其称:在看待国家治理时,不应将目光局限在表征/观念或意识形态。例如不应被“民主/专制”“自由主义/左翼”等观念遮蔽。我们应将目光放在国家

^①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也是这样的思路。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就本文而言,厄内斯·特勒南的“国族是什么?”的著名演讲也是将民族国家当作一个“浅”的概念。但他称“国族的存在就是日复一日地公民投票”时,将民族国家等同于政治意愿(投票决定)的“民主国家”。他这样说的时候试图将国族从各种论说中抽离(语言说、宗教说、利益说、地理说,种族说)。参见厄内斯特勒南著,陈玉瑶译:《国族是什么?》,《世界民族》2014年第1期。如果仅将他所说的国族存在理解为是以“行为”来宣示,那么20世纪和21世纪的国族除了公民投票行为,还有其他行为,例如“公民对国旗国歌宣誓”“领土及其边界宣示”等。

^③有关本体政治,参见朱晓阳:《中国的人类学本体论转向及本体政治指向》,《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1期。该文称:当下人类学所称之为“本体政治”往往被用来概括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一些社会运动现象。用本体政治来概括,旨在凸显其与反(传统)“表征政治”。在各地地区的新运动趋向有关。例如这些新的运动对传统的左翼、新自由主义、环保主义、族群、性别等表征政治均不满意,希望摆脱现实中后殖民主义影响。按照拉图尔的说法,南美人类学本体论转向的一个重要动机是“寻求如何在互相消灭的前提下组成共同的世界”。这种动机来自因“生态变异加速而使其生活领域变得日益逼仄的居民”(Latour, 2014: 301-307)。

^④关于民族(nation)、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看作现代现象研究,还可参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治理的“实践”层面或“做法”。这样的实践层面即“生命政治”。例如福柯透过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看到其生命政治^①本体,即人口问题(包括健康、卫生、出生率、人寿和种族等)作为实践事项^②。总之,通过“生命政治”,福柯将自由主义从观念和意识形态拉回到“实践”层面来辨析^③。

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传统的非连贯性和福柯对民族国家的“实践”而非“社会自我表现”的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民族国家共同体认同的落实处。简言之,我们需要将之放在“实践”的层面,而非自我表现或文化层面。在我看来,民族国家的“实践”或“做法”即“浅”或“薄”的概念面向。

由民族国家之浅或“实践”出发的认同问题,应当落实在诸如“主权承认”“领土”、法制/治等“浅”层面。由此“浅”的概念出发,民族国家认同问题可分为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内部可概括为现代国家治理。外部则是主权国家宣示。所谓认同问题应当止于此。

民族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关系应当如何预设?其一,当民族国家实体认同落实于“浅”处时,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与民族国家之体应当是“物事凑合”^④的关系,并不需要强调互相的完全融合。就此而言费孝通的“多元一体”这个提法是准确的^⑤。更可补充的是,费孝通在给顾颉刚的一封商榷信中,称顾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之说的立论目的是:“我们不要根据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分歧而影响到我们政治上的统一。”^[3]其二,民族国家下的差异应当强调是生活形式的差异(如当代视角人类学和本体政治所昭然)。

对香港的主权和治权宣示实际上正是体现出民族国家作为浅概念的一例。对台湾地区的主权问题也相似。对这些因历史而形成的制度差异区域,如果仅从文化认同入手,会纠缠不清,并与民族国家的主权和治权主张相背离。因为这些区域都会以长期生活方式

①按:福柯(Michel Foucault)在《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8-1979》(Palgrave Macmillan, 2008)中有相关论述:“生命政治”,我用来指那种肇端于十八世纪的努力,它试图理性化治理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现象特征是将活人群体构建为人口(问题),即诸如健康、卫生、出生率、人寿、种族等等……(第202页)。这些问题似乎不能与政治合理化分开来谈……“自由主义”正是在此进入了视野(第202页)。“我想指出所有这些问题我目前指出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如何会具有一个关键核心,它就是我们所称的人口。因而正是基于人口,像生命政治学这样的东西才能形成。如今应该研究的是,关于生命和人口的那些具体问题以何种方式在一种治理技术学内部被提出来,这种技术学并非总是自由主义的,但从18世纪末开始却不停地与自由主义的问题纠缠在一起。”(第285页)“通过重新采用一些已使用过的方法,我试图来分析‘自由主义’,不是把它作为一种理论和一种意识形态,当然也不是把它当作‘社会自我表现’的一种方式,而是一种实践,即一种‘做法’,该做法针对一些目标并且通过不断反思来自我规范。因此,要把自由主义当作使治理活动合理化的方法和原则来分析。”(第280页)。

②周平在《现代国家基础性的社会政治机制——基于国族的分析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一文中,强调“国族机制”对于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周文强调的国族机制之一是“人口国民化”。这似乎是受到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影响。但周文没有具体讨论当下多民族国家的“国族机制”为何?

③值得指出,福柯的“生命政治学”并不是就事论事地分析历史活动,而是关注具有一定抽象性的政治话语实践。就此而言,对当下中国的国家治理研究可以学习福柯处理“自由主义”的方式。例如福柯指出:“我试图来分析‘自由主义’,不是把它作为一种理论和一种意识形态,当然也不是把它当作‘社会自我表现’的一种方式,而是一种实践,即一种‘做法’,该做法针对一些目标并且通过不断反思来自我规范。”

④此语出自朱熹,参见(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2020年版。对“凑合”和“拼凑”的概念解释,并以此来研究社会空间的案例,参见刘立杰:《拼凑的世界:一个彝人城中村的地景文化志》,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

⑤1939年费孝通在为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写的信中称:“我们不要根据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分歧而影响到我们政治上的统一。”参见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收入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5页。顾颉刚在回应中则说费孝通的以上话语“真是道出了我的心事,搔出了我的痒处。不过我的意思不只限于‘政治的统一’,还要进一步希望达到‘心理的统一’。”参见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收入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第79页。



(包括意识形态和社会自我表现),甚至方言的不同而声称文化认同的差异,并进而以文化表征差异谋“独”。

在现代国家治理或对内面向,强调文化认同会导致无法说清族群文化差异,从而使被绑在文化认同上的民族国家认同论说陷入困境。相反,强调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历史”的浅概念和直接现实,则容易讨论国家认同的指涉落实处。

就此而言民族国家认同的落实是“实”和“硬”的。管理宗教是一个例子。民族国家对于信仰多样的宗教的治理该如何落实?从当代人类学本体政治角度,法律调整在宗教复兴或复魅世界(worlds)的时代,如何保障相互包容的存在?首先这方面的本体政治预设是:宗教引起的冲突是“物”或“浅”的冲突。一定是宗教的“肉身”等实的方面在引发争端和对抗。这些冲突是如争夺圣地,划分势力范围,对潜在教徒人口招募等。如果宗教只在观念中存在,便不会有宗教冲突。所谓“宗教自由”,即观念的自由必须“物化”,或以“肉身(空间)”体现。

出于以上预设,国家的法律应以(差异)空间保障不同“世界”的存在。法律不以信仰体系和教义文本对宗教作“合法”或“违法”分类;法律承认不同信仰所对应的世界的存在性;将信仰所依托的“物”(身、空间)视为信仰本身;互相认可“物”的至关重要性。

国家作为规范确立和实施者将宗教的“物”层面作为立法、司法和行政管理的重点。将“宗教自由”落实为对肉身的边界框定。至于作为浅概念的民族国家如何处理海外侨民或华人,则有英国和印度等的现成经验。例如这两国的海外公民权或印度裔权利等等。中国可以借鉴这些成功的民族国家经验。

简言之,这样理解民族国家及其事项,能够以有共度性的视角处理与其他国家相冲抵的问题^①,例如领土问题,例如法治和人权等。相反,强调文化认同则导致无法在一般民族国家都要处理的问题上找到对话的共同轨道。

最后应当说,虽然从理论上能够分辨清“浅”或“深”,分清实与虚,但现实中往往会是混淆的,甚至相反的。但是,先从理论上辨析清楚总比一味糊涂要好些。

参考文献:

- [1] 顾颉刚. 中华民族是一个[M]//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34-44.
- [2] 安东尼·吉登斯. 民族—国家与暴力[M]. 胡宗泽,赵力涛,王铭铭,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3] 费孝通. 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M]//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65.

[责任编辑:吴才茂]

^①笔者在一篇网文中提出:“应当尽可能将中美双方的“社会自我表现”(包括意识形态、统合价值观和政治体制)悬置或者搁置一边,以上述那些“实践”或“做法”作为沟通双方的故事。换句话说:下决心讲好这些可以共享的故事。这样倡导并非政治机会主义。实际上不以一个社会的“自我表现”作为分析其治理的切入层面,而是关注其“实践”或“做法”,甚至也是福柯所主张采用的方法。福柯是在以“生命政治”为话题,讨论自由主义政策谱系时这么说的。”参见朱晓阳:《中国故事和美国故事》,https://weibo.com/u/1275507972?tabtype=feed. 访问日期:2021-07-13.



From Rural-urban China to Ideal China: Appearance of the Anthropolo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Integration, Reciprocity and Understanding

ZHAO Xu-dong(1)

Abstract: The rural-urban relationship in China has changed from rural-urban China to ideal China which refers to the pursui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integration, reciprocity and understanding. Subsequently, a kind of anthropology with the ai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emerged. In old days, rural areas had been despised by the people living in urban areas, but nowadays, they have become the ideal residential areas. This kind of change leads to the change of rural anthropology, which is based on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 and lands and maintains the group identity in agricultural society. Therefore, the rural-urban development in ideal China has come true with the help of divis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Key words: division; integration; rural-urban China; ideal China; rural revitalization

Culture and Identity: On How States Deal with the Diversity

FAN Ke(17)

Abstract: There is a belief widely accepted that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culture should be identified in multi-perspectives in accordance with an increasingly intensive interconnectedness in the world. This paper firstly examines the levels of culture of the present-day; secondly, explores why every modern state has claimed to certain identity for its nationhood; then, how to deal with issues of diversity forms the third part of this study. The central concern of this paper is how the national community holds on to its dignity and insistently search for its national/cultural identity in a world that its differently parts have been interconnected.

Key words: culture; national identity; diversity; unbound seriality; unbound seriality

Thin but Concrete National Identity

ZHU Xiao-yang(31)

Abstract: In terms of the discussion on cultural identity of a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 paper proposes the thick concept based on civilization, history and even psychology could make the confus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Therefore, it suggests that the discussion on national states and related practice should be adopted firstly, that is, dealing with issues related to national states based on the thin concept. The thin but concrete perspective could provide the comprehensive view to handle contradictory issues on territory, legal and human rights with other states, because the emphasis on cultural identity could make the difficulty on locating the common path for issues.

Key words: thin concept; national identity; politics on noumenon

Cultural Identity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ZHANG Xiao-jun(35)

Abstract: A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culture is viewed as the spirit and base of a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attern of triple difference sequence. There are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in Chinese culture: integration with multi-ethnic culture, on the basis of cultures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Correspondingly, there are three aspects about cultural identity in Chinese culture. Namely, the cultural identity is based on the ethnic cohesiveness, the national cohesiveness and global Chinese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refore, the current paper proposes that Chinese culture is the spirit of a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is not only the academic concept, but the cultural practice as well.

Key words: cultural identity;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 pattern of triple difference sequence; cultural consciousness